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一九九八年香港上水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考察報告

譚思敏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香港新界上水金錢村一年之中最熱鬧隆重的日子就是福德大王神誕（土地誕）。每年農曆正月，在金錢村內的宗福神廳¹都會進行大規模的祭祀儀式（日期以問杯決定）。今年的神誕活動在正月初八至二十一日舉行，首先在正月初八進行「開燈」儀式，而主要的祭祀活動就是十八、十九的「調朝」²儀式、十九至二十一日為期三晚兩日公演五場的梨園粵劇和二十日的搶花炮活動及盤菜宴。據侯村長透露，一九九八年籌辦福德大王寶誕所花費用達三十萬港元，而不少村中兄弟需要向公司請假以協助此次寶誕活動的進行，村內的何東小學亦因為福德大王寶誕而放假數天。從旁觀者看來，此舉可謂勞師動眾和勞民傷財。但正如侯根全族長說，福德大王誕的慶祝活動已有很久的歷史，對金錢村更有獨特的意義，所以「不能不攬」。

一．金錢村侯氏的歷史簡介及金錢村得名的由來

金錢村位於香港新界北部，在粉嶺高爾夫

球場、行政長官別墅（前港督別墅）和金錢村匯豐別墅附近。金錢村是一單姓村落，除少數租住者外，村內大部份均為侯姓居民。據說因村後的山岡狀似蝴蝶，而村的地形亦甚渾圓，有若金錢，堪輿家稱之為「蝴蝶玩金錢」，因而得名。

根據《香港新界侯氏族譜》資料記載，新界侯族（指現今分佈在新界河上鄉、金錢、燕岡、丙岡和孔嶺一帶的侯姓宗族）的始祖為宋進士五郎公（1023-1086），他是在當時廣州府侯氏六大房³中番禺縣分遷新安縣一房的始祖，五郎公四傳至叔隅公（1114-1172），生仲猷、仲宴。大致而言，居於河上鄉的侯族大多是仲猷的後人；而居於丙岡的大多是仲宴的後人，而位於此兩地之間的金錢村侯族則兼有仲猷和仲宴的後人。因為在元末明初，十一世祖卓峰公（仲猷後人）開基河上鄉，五子本立由河上鄉遷居谷田後，其子務恒、務瓊二公復由谷田遷入金錢開基。⁴另一方面，在元末明初，仲宴後人在谷峰嶺開基（即現今孔嶺），至明末，谷豐嶺一系十七世祖宣化

¹由於金錢村侯族沒有建立全村族人共有的宗祠，故宗福神廳成為全村侯族祭祀儀式的中心。

²區達仁和張瑞威把粉嶺彭氏所舉行同類型的祭祀活動稱為「太平洪朝」。參區達仁、張瑞威：〈粉嶺太平洪朝〉，載《華南研究》，1期（7月），1994，頁25。

³廣東六大房為廣州府南海縣一房、番禺縣一房（分支新安縣一房）、新會縣一房、香山縣一房；肇慶府恩平縣新興縣一房和嘉應州一房。參新界侯氏族譜委員會編：《香港新界侯氏族譜》（香港：該會，1986年），頁7。

⁴同上。

(號省凡，1575-1661)在丙岡開基；再四傳至孟郎公(1672-1748)和仲郎公(1714-1785)之時，兄弟倆同由丙岡遷往金錢。仲郎有次子倬雲於乾隆五十五年(1788)戊甲科以詩經中式，成為舉人，任靈山教諭；⁵其弟倬漢亦為例貢生，可謂兄弟競秀。從上可見金錢村是兼有今卓峰系和谷豐嶺系(丙岡系)後裔的新界侯族村落。

二．金錢村福德大王神誕的傳說

福德大王誕是整條金錢村的居民一起舉行的大規模公共活動，這種活動有著確認地域範圍，整合地區宗族勢力的功能，是村中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活動。但是，有關金錢村福德大王誕的文獻記載可謂絕無僅有，所以參與村民所舉行的寶誕慶祝活動和進行一些正式與非正式的訪問，對保存和了解民間的宗教活動非常重要。以下是筆者今年在金錢村福德大王誕的參與觀察和訪問記錄。

據侯根全族長透露，金錢村以福德大王為全村主神是有一個故事的。據說在數百年前，村中有一位侯姓人士為皇帝心腹，後因事被朝廷下令捉拿，他走到村前的社稷壇前祈願，聲稱社稷大王若能助他避過這次厄運，保佑他將來出人頭地，他發誓一定會把暴露於風雨下的社稷壇帶入屋（意指為它建神廳）。結果此人真的逃過那次災難，後來更當上朝廷大官。由於深信得到社稷大王保佑，所以此人亦履行承諾，為社稷大王建神廳。據族長所言，所有土地公原不能「入廳」，但在這大官的批示下就可以破例「入廳」，為村民所拜祭。

族長進一步指出這人有可能就是在乾隆年間中舉的金錢村味峰一房二十二世祖侯倬雲。由於他為官公正嚴明，所以皇帝送他一塊寫著「奉告其正」的牌匾。他更可在村內豎立插有「侯」字的旗幟的圍杆，旗幟在數十里外也可見到，以示金錢村的官是名副其實，而並非如當時很多其他村落假裝自己有官員的身

份。據說侯倬雲辭官後在村內曾建「歸田府」，面積非常大，共有一百零八道門，但已塌毀多時。而現今仍存在於金錢村內的「味峰祠」亦是倬雲所屬味峰一房所擁有。聽說此房在風光之時，常以穀物鋪在地上，讓人騎在馬上經過時當作「地氈」，可見此房富有的程度。

當我們研究新界一些鄉村（如龍躍頭鄧氏、河上鄉侯氏、吉澳村等）的歷史時，往往會聽到有關一個地方家族被抄家的口頭傳說。科大衛認為此家族是元末明初在華南一帶勢力很大的高官——何真的家族。他更進一步指出這些新界村落的發展和擴張是建基於何真家族的沒落的。⁶而金錢村社稷大王的歷史亦涉及族人被朝廷追殺，最後因神恩保佑而得任高官的傳說。筆者認為這可能是當時的村民誤將何真家族的興衰史與金錢村本身的歷史發展結合的結果。此外，從侯倬雲中舉可猜想在當時河上鄉分支金錢村一系和谷豐嶺分支金錢村的味峰一系共處之時，應以後者的勢力較強，而且較富有。

福德大王神誕的慶祝活動在戰前均每年舉辦，從沒間斷，但是在一九四五年香港重光後的最初兩年因經費缺乏曾經停辦。據說在停辦慶祝活動期間，村內發生很多不吉利的事情，所以村內長者堅持重辦慶典。自此，慶祝福德神誕的活動每年都有舉辦，一直到現在。

三．金錢村福德大王神誕的儀式

農曆正月初八

正如上文所說，這項祭祀活動以「調朝」儀式為最重要。在討論金錢村的「調朝」前，我們首先要清楚與此賀誕有密切關係的「開燈」儀式。「開燈」意思即是為過去一年有男丁出生而酬謝神恩和進行人口登記。金錢村每年均會在農曆正月進行此儀式，而舉行日期每年不同，基本是以族長於月初問杯的結果決

⁵《嘉慶新安縣志》，卷 15，〈選舉表·鄉科〉，頁 130。

⁶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0-151.

定。而在「開燈」儀式後隨即為寶誕進行請神儀式。金錢村的福德大王和社稷大王一向被供奉在金錢村外一條高速公路旁的社稷大王壇，所以每年均會由族長連同於過往一年添丁的男戶主（又名「丁頭」）負責抬著神轎往迎神，然後再把神供奉到村內的宗福神廳。

農曆正月十八日（公曆二月十四日）

下午至晚上七時三十分 預備工作

據村民說，近十多年來金錢村例於農曆正月十八日以「宗福堂」⁷的名義在宗福神廳內進行為期一晚的「調朝」儀式及祭祀活動。放於神廳正殿的是上述從金錢村外的社稷大王壇迎回來的兩個木牌神位，上面分別寫著「保護鄉土主福德正直之神位」和「護鄉社稷感恩大王之神位」。而在天階的地方另設一個神廳，在壇上的沙盤則插放著象徵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天君和星君的木籤。此外，大會亦要預先將功曹和功曹馬放在天階內。一般相信功曹是坐在馬上，負責將關文送到天廷。

儀式正式進行前，需要把多種不同的祭品預備妥當。做朝要預備的物品包括紮架大龍衣、福祿米、豬首、豬肉、雄雞、朝魚、生果、蘿蔔、大香、白酒、茶葉和香燭等。祭品由村民分別放到指定的祭神地方。

擺放在不同地方的齋酌反映出各神位階的不同。放在宗福神廳內的正殿和天階的齋菜份量是五砵齋、五杯茶、五杯酒和五杯飯，而放在金錢村外的社稷大王壇前的是一砵齋、兩杯茶、兩杯酒和兩杯飯，至於灶君就只有一砵齋、兩杯茶、兩杯酒。由此我們可看到同為土地神，但處於神廳內、外之分別和土地與灶君的差別。

晚上八時正 開壇做朝

由三位喃嘸先生帶同「朝首」十四人主持整個儀式活動。根據金錢村的朝首簿，「朝首」分十甲，即是分十年輪值，每甲有十二至十五人不等，由村內侯姓已婚的男丁戶口所組成，代表全村居民參與整過調朝活動。

1) 祭煞

喃嘸首先在天階插有代表五個方位和五行木籤的神壇前唸經祝禱，然後拿著一名「五雷號令」的物體不斷敲打壇前的桌子，每敲打一次，喃嘸師傅均會喝一口符水然後噴出，反覆進行多次。接著，喃嘸步行至正廳，不時吹響手持的號角和舞動手中的劍，且不斷把符水噴到劍上。據在場一位喃嘸的徒弟說，這個儀式的作用是要鎮壓五方的邪氣和煞氣，潔淨神壇，以保村民平安。

2) 誦關文、發送關文

「祭煞」完畢，喃嘸再為功曹和功曹馬「上花掛紅」。喃嘸師傅分別在功曹和功曹馬的頭部掛上桃紅布和振三頭花。之後，喃嘸師傅開始唸誦村民向神祈求合境平安、四季興隆、五穀豐收、老人福壽等願望的文章，文章內寫上所有金錢村侯姓男戶主的名字。唸誦完畢後，喃嘸便以一生雄雞的雞冠蘸酒，然後把染酒的雞冠往關文掃去，再拿筆為關文點朱，稱為「開光掛紅」。接著就將開了光的關文插放在功曹上，隨即焚化，象徵把村民的祈願送往天廷。

3) 貼榜

化關文後由朝首將長達十數米、寫有「金榜題名」的巨幅紅紙徐徐貼在宗福神廳正門外牆上，榜文與下述關文都是祈求風調雨順，人畜平安，榜文亦記有金錢村侯氏男丁的姓名。據朝首透露，村民很重視自己的名字是否被記在榜上，如發現有漏記男丁的名字，朝首將會被村民嚴厲指責。啓榜後各人便回家休息。

⁷「宗福堂」是金錢村侯族的組織，成年的侯族族人，無論是卓峰系或谷豐嶺系的後裔，只要婚後在朝首簿上登記，便成為其中的成員。

農曆正月十九日(公曆二月十五日)

大清早，大會把已被屠宰但還未有烹煮的生豬作為祭神之用。由於村民說此豬在拜神後是帶有神性的，所以不能拍照。祭祀完畢後，屠豬的工人便根據村公所登記的戶數，在宗福神廳內進行分酢(又稱朝肉)，每戶可取得一份重約兩斤的豬肉，而今年所分的酢有一百四十九份。據村長說，在十多年前是沿門分派朝肉及靈符的，但現在因各戶主的住所經常有變動，所以改由各戶自行往宗福神廳領取朝肉。

上午十時三十分 「扒船」

儀式開始由喃嘸法師主持。法師手持鐺鈴和一碗符水，逐家逐戶拜訪，在舞師和鑼、鼓樂聲相伴下，法師會在每戶的神位和灶君神位前噴符水，而朝首則跟在後面，手持一艘若單層西式輪船的紅色紙船向各戶收集象徵污穢的米餅、金銀衣紙和果品，最後把收集到的「污穢物」帶到金錢村內松園的一條已雜草叢生的河流焚化，代表著驅除整條村的污穢。根據一些村老透露，過去百多年都是在這裏焚燒象徵污穢的紙船；再訪問租住松園三十多年的外姓村民，得知對著松園就是松柏塍村。相傳松柏塍一地本為侯族所擁有，但後來轉贈給曾作侯族佃農的村民作為住宿之所。

喃嘸、朝首和醒獅隊隨後經過村中兩個已被鐵籠圍著的水井，水井旁放有寫著「龍泉龍神之神位」的石頭。喃嘸將數片生菜放在井旁，並向其噴符水，而獅子則行作揖之禮。據說因為在早期的農業社會，水源對每條村都非常重要，而這兩口井曾養活村中的居民和牲畜，對全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下午一時 午膳

各朝首集合於神廳內共進午膳，師傅將分酢後朝豬餘下的各種內臟和豬頭骨用來煲粥，以作為對各朝首的辛勞的一點謝意。

下午三時 劈五方、劈沙羅、化榜文

喃嘸師傅頭戴紅巾、穿著有龍鳳圖案的啡色裙子，手持一長柄斧和牛角，從神廳步行至門外空地上，口中不斷唸誦著經文。在問清楚在場村民向東的方向後，就開始以長柄斧在地

上劃上「井」字，然後再把一些元寶蠟燭放置在上面。同一儀式分別在象徵東、南、西、北、中五個方向重覆進行，稱為「劈五方」。村民認為這是代表開井。「劈五方」完成後，喃嘸便吹響手持的牛角，並在五方的中央放置一個從朝豬割下、吹脹了氣的豬胃(即沙羅)，然後再舉長柄斧劈下，完成後再吹牛角一次。村民認為這兩個儀式可幫助全村興旺，合家平安和大吉大利。他們更稱過往在這兩個儀式完結後，喃嘸師傅會一直往村內奔跑，各小朋友便爭相追趕，如能以竹竿打向喃嘸師傅的臀部便代表來年事事順利，但現在已沒有再進行這儀式了。

兩個儀式完成後，數名「同慶堂」會首便把貼於神廳正門牆上的「龍虎榜榜文」從尾至頭慢慢除下並捲好放進神廳內的天階地上。而喃嘸師傅在重新換上紅衫黑帽後，就跪下開始誦讀「正一混元酬恩洪朝福果關文」。最後把所有衣紙、龍衣和之前已除下的榜文一併焚化，整個「做朝」儀式可謂圓滿結束。

晚上七時 粵劇開鑼

為期三晚兩日的粵劇於這晚正式開鑼，今年金錢村請來演劇的是彩龍鳳劇團。

農曆正月二十日(公曆二月十六日)

上午十時 於侯宗福神廳奉演例戲

粵劇戲班演員按照事前定下的程序，在奉演日戲前，走下戲棚到宗福神廳奉演例戲。由於神廳前的空地狹窄，為慶祝福德大王誕而特別蓋搭的戲棚，並非設在宗福神廳的對面，而是設在廳之左方相距約十米外的空地旁。因為福德大王沒有被迎往戲棚的對面，故演員要親身來到福德大王前奉演「八仙賀壽」、「跳加官」、「天姬送子」這三套例戲。在演員奉演例戲之時，二十位穿著整齊西裝的「會首」則站立在演員後。

上午十時三十分 同慶堂拜神儀式

這個儀式是由村內一個名曰「同慶堂」的組織舉辦。在「同慶堂」之下的會員稱為「會首」，現仍存有三甲，每甲有二十人，即各會

首三年便要輪值工作一次，比「朝首」所需輪值的次數頻密得多。在戲班演員相繼離開神廳後，穿上藍色長衫的侯根全族長連同其他十多名「會首」便會進行拜神儀式。儀式程序有宣讀禮文祝文，期間會放炮、奏樂、同慶堂會首就位叩拜、主祭者負責上香、奠酒、獻果品、全盒和幣（即金銀衣紙），然後將祝文連同衣紙一併焚化。儀式完成後，村民紛紛將早前放在神壇前的拜神物品如燒豬、生果等各自帶回家中。

下午二時 搶花炮

福德神誕每年均有搶炮活動，搶炮地點設在金錢村的松園空地上。村中父老主持燃點為數共九個的炮頭後，再由村民及附近親友互相爭奪。過往只有金錢村的兄弟才有搶炮的資格，但在近年，只要得到村中兄弟擔保，所有外姓的男、女人士均可參與搶炮活動，以增加氣氛。聽族中村民說，自從政府立例禁止搶花炮活動後⁸，金錢村是少數被默許保留此傳統的村落。而據多位村民所講，正月時分氣候多雨，但數十年來竟不曾在搶炮時下雨，故他們深信神靈對此活動的欣悅。今年仍根據過往慣例，吉時一到便大放鞭炮，然後由一位族中父老主持搶花炮的儀式。他點燃預先放置在一個高台上的花炮炮蕊，每隔五分鐘便會發放一炮，一聲炮響，村民就會搶奪射出的炮蕊，首先搶得花蕊舉手者便成為該年花炮的擁有者，並可得到相當可觀的炮金和是和其他意頭禮品。如果說「扒船」是象徵除去污穢，那麼，搶炮就是帶來吉利。九炮的花炮禮物如下：

第一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三節電筒一支;電熨斗一個;金介子一只六錢零分八厘;的確涼⁹雙封六碼一條;西衣絨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一百六十元。

第二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手表一個;洋傘一把;金介子一只一錢六分三厘;金介子一只二錢五分四厘;金介子一只二錢四分;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二百三十元。

第三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石英鐘一個;男裝自動遮一把;西衣絨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三百三十元。

第四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金介子一只四錢零分七厘;鬧鐘一個;西衣絨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一百三十元。

第五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鬧鐘一個;金介子一只一錢六分二厘;金介子一只一錢六分六厘;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九十元。

第六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鬧鐘一個;五節電筒一支;收音錄音機一個;金介子一只一錢二分四厘;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四百八十元。

第七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防水電筒一支;男裝縮骨傘一把;金介子一只三錢七分五厘;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一百八十元。

第八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五節電筒一支;鬧鐘一個;西衣料一套;票尾六百三十元。

第九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三節電筒一支;鬧鐘一個;金介子一只三錢三分;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二百八十元。

下午四時 吃盤菜

搶炮完畢後，大會隨即在宗福神廳內左翼的書塾空間和神廳門外的空地擺設數十圍盤

⁸香港政府於 1966 年暴動後禁止公眾藏有火藥，亦因此間接取締了搶花炮活動。

⁹「的確涼」是一種布料。

菜宴，用以招待代表各政府部門蒞臨的嘉賓、各村民和醒獅隊，宴會約在六時三十分結束。
農曆二月七日（公曆三月七日）

在族長問杯擇定吉時吉日後，便要舉行送神歸位。儀式開始時由族長連同部份丁頭在宗福堂前進行躬禮，然後把福德大王和社稷大王的神主牌移到神轎上，由神廳直接送回原處。整個福德大王神誕就在一片爆竹聲中結束。

四. 問題討論

以上的記錄可清楚看到福德大王誕是以「宗福堂」和「同慶堂」的名義舉行，而整個賀誕可分成兩部分來看：「宗福堂」的朝首所負責的是安排整個「調朝」儀式，而「同慶堂」的會首所處理的是「調朝」儀式後的演戲、搶炮和盤菜宴的一切事宜。

「調朝」儀式可看成是宗族性和排他性的。據金錢村村民說，「調朝」儀式只為村內的侯姓村民而設，在整個祈福活動中，都是以金錢村侯族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因而在關文和榜文中只包括金錢村男丁的姓名。而整個活動的費用由公產支付。據土地註冊處的資料，金錢村福德神誕廳是屬於「宗福堂」的名義擁有，¹⁰而司理為侯復興（據英文姓名翻譯）¹¹，其下有不少田產，是全村共同財產，但是只有那些在鄉公所登記成為「朝首」的侯姓戶主才有資格分享其收益。據說記錄在朝簿的戶口資料就是「太公」分錢的依據，所以村民非常重視自己的名字是否被記錄在榜文中。由此可隱見村民的祭祀成員資格是義務性亦帶有強迫性。深一層看，這個「朝首」制度甚至可以說是有著確認村民資格的功能，只有村民被共同納入這個神誕和儀式時，才體現出他們屬於同一族群和社區。此例子再一次反映了宗教活動如何被網羅進社會宗族權力網絡之中。

¹⁰ "Property particulars: Kam Tsin Tsuen Lot No. 38 in D.D 92", printed materials on 23-7-98 at the North New Territories Land Registry.

¹¹ 這位司理人在資料上的英文原文為 Hau Fung King，資料同上。

相比之下，「會首」的制度較為鬆散和自由。「同慶堂」下設三輪「會首」，每一輪有二十人，只要是村中男丁，在結婚成立一戶後，於每年正月初二的會員大會可向鄉公所登記成為「會首」，然後就會被安排到各輪次中。不過，聽說由於「會首」制度屬自願性質，堂下資產不多，加上輪值頻密，因而近年願意加入的人不多。可能由於此原因，一些外姓人士也有機會參與賀誕的活動。

金錢村的粵劇和盤菜活動在缺乏公產的情況下仍能每年舉行，很大程度是借助各侯姓村民、外姓人士及附近商舖的捐助。根據張貼於宗福神廳門外的「恭祝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粵劇捐助芳名」名單，可見到侯姓與非侯姓人士的捐款數目相若，後者的捐款額佔總捐款額約四成，比例算是很大。不知是否此原因，雖然演戲、搶花炮和盤菜宴的籌備工作均由「會首」負責，但搶花炮活動則開放給非侯姓的人士參與。

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亦有助我們了解村內卓峰和谷峰嶺味峰房兩大系之間的權力關係和更迭，而喃嘸先生在整個活動中角色的轉變等課題，皆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

